



21世紀  
佛學教師  
培訓

# 彌蘭王計畫 東西相遇

◎陳莉娜、呂旻芯

欽 哲基金會所舉辦的「彌蘭王：培訓21世紀佛學教師計畫」自2月24日至4月底於本校研習並住宿禪悅書苑。「彌蘭王」是宗薩欽哲仁波切指導的一項十年教師培訓計

畫，旨在「培訓能將佛法教義真實傳達給現代世界的師資」。就如仁波切所言：「訓練出瞭解學生文化習慣並使用相同語言的佛法教師很重要。為此同樣理由，培育出能在沒

有傳統佛教背景的社會和國家傳法的師資，就愈發重要。我相信下一代佛教徒的素質將取決於我們現在能培訓出的師資。」

《彌蘭王問經》可說是歷

史上有記載的第一次東西方佛教思想的對話。「彌蘭王」計畫與此類似，旨在傳統與現代的教學方法之間，以及佛教思想與西方思維方式之間架設橋樑。

這項計畫的成果來自不同佛教團體持續的互動與合作，2017年學員們在尼泊爾的帕平領受了四種中觀文本的密集教授；第二年在印度比爾的鹿野學苑學習邏輯學與認識論；第三年學員們來到巴西的恰度寺研習阿毗達摩；今年則在台灣的法鼓文理學院研習《現觀莊嚴論》。學員們每年在不同的

地點相聚三個月，跟隨來自東西方最傑出的佛學教師學習，其餘九個月則透過網路系統繼續學習，目前有29位學員，歐美人士佔大多數。

雖然此時正值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惠敏校長仍鼎力支持此教師培訓計畫。學員們對於法鼓山、法鼓文理學院都非常贊嘆，尤其對漢傳佛教修持菩薩道的精神特別印象深刻，於西方人而言，修慧之外，法鼓人的身體力行讓他們見證到漢傳佛教中慈悲與智慧雙運的重要性。

## 校園護念防疫 學生安心好進修

◎張振華

有鑑於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本校配合政府自2月3日即成立防疫小組及LINE群組，除了每日佈達最新疫情訊息外，每週亦定期開會討論各項校園防疫措施與提案，全校各單位一起來防疫。

除了延後開學日至2月25日，開學前也完成全校公共空間，包括電梯及開關門把、扶手等消毒作業。圖書館及揚生體育館亦暫停校外人士換證入館使用，蒞校人員必需填具自主健康管理聲明書。其他非必要或大型群聚活動一律暫停，綜合餐廳全面「禁語」及放置酒精洗手罐備用。

此外，亦訂定「學生安心就學措施」、「停課、復課及補課處理原則」，進行各項旅遊史、接觸史等調查、回報與體溫量測，設立防疫專屬網頁加強宣導。更超前佈署規劃居家檢疫與居家隔離宿舍，追蹤未

返台外籍學生回國日期，預先準備返校後各項防疫措施等。在人員輔導上，有保健室提供健康諮詢及諮商輔導中心個別輔導，以安撫人心。

這段期間，大家長惠敏校長亦時常發信關懷全校師生，表示雖然「社交」是人之天性，但我們都有「齋堂禁語」的經驗，可以學習「食存五觀」，體會避免散心雜話的好處。另外也鼓勵大家，牛頓之所以發現萬有引力，即是當年鼠疫流行，大學關閉停課，他利用這段被強迫「放假」的兩年時間，認真思考自然界的規律問題而發現，這兩年也是牛頓自認為一生當中獨創力的顛峰時期。而今年4月8日校慶，雖然因為防疫沒有舉行正式的慶典，但是大家可以安康即是最大的慶賀，也祈願地球村疫情早日趨緩。

▼用餐前工作人員為大眾測量額溫。



▲本校校長惠敏法師（左4）、印度宗薩佛學院院長堪布秋因多傑（右4）與學員、義工們於課程後合影留念。

## 《5·10·40 紀念專刊》出版 大願人間 史詩相續

◎賴傳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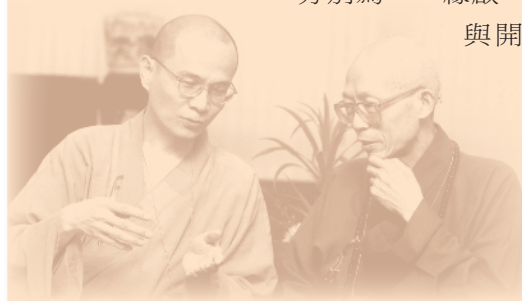
為紀念本校成立5週年，感懷創辦人聖嚴法師圓寂10週年，以及紀錄法鼓山大學院教育40年來筆路藍縷之興學、辦學歷史，大願·校史館著手編輯《法鼓文理學院5·10·40紀念專刊》，並於108年12月出版。

從創辦人聖嚴法師對佛法弘傳的一念心起，接續歷屆「中華佛學研究所」所長、「人文社會學院」籌備中心主任、到「法鼓佛教學院」和「法鼓人文社會學院」合併後的「法鼓文理學院」校長惠敏法師。這段興學的漫漫長路，除了在時間長流下的橫跨，也包含了從陽明山、北投至金山的空間移轉。而這當中的時、空、人物、場景的無數進出歷程，就好似一首穿越時空的史詩，讓這本紀念專刊落筆寫下了歷史長流中的豐富敘事。

此紀念專刊以五大單元逐一揭幕呈現，分別為一、緣啟：因緣與開啟。

二、變承：「變」的是空間的移轉；「承」的是歷史、時間、精神與目標。三、逆轉：逆轉局勢而大成。四、匯合：匯入的是教導，也是人間淨土的實踐歷程。五、跋：離去的是身影，持續的是願力。最末，是以校園空拍大願的燈燈相傳，願願相續之畫面呈現，將史詩以一種永遠不會結束的概念，往無盡的未來延伸大願。

要藉著一本極有限的刊本，來陳述漫長悠遠下時間長流中的點滴，著實是不得不而為之的使然。但就在望史料興嘆之際時，如惠敏校長的慰勉語：「沒關係，歷史的事說不完，不可能通通放進來。沒關係，紙本只是一個記錄的彙編，我們還可以作終極版，從數位與網路的虛擬來無盡的整理、安放。沒關係，故事可以一直寫，歷史可以每年進入。」那許多個「沒關係」，讓編輯團隊安下心來，讓這本紀念專刊得以呈顯於大眾前，以最大的感恩頂禮大眾。如同多年前創辦人對東初出版社編輯部同仁所說的一段話：「以諸佛供養人的恭敬心態，把書刊奉獻於諸上善人之前。」





# 家教、社教、佛教的菩薩典範

## 緬懷護法總會名譽總會長陳嘉男菩薩

法鼓山護法總會榮譽總會長（1994-2015年）陳嘉男菩薩於今年3月3日捨報，享年82歲。敝人有緣參加8日在法鼓山之追思會與於生命園區的植存過程，讓我學習到陳榮譽總會長的自修與家教的一面，獲益匪淺。例如：自己常念「感恩、慚愧、懺悔」；教育子女們愛整潔乾淨、愛讀書、愛運動、徒步到搭車站上學、自力整理房間庭園等一般富家子弟不容易養成的

習慣。這是他留給子女與世間最寶貴的資產，子女們也努力實踐，甘之如飴，令人敬佩。

敝人多年配合校訓與博雅教育提倡「身心健康五戒：微笑、刷牙、運動、吃對、睡好」以及「終身學習五戒：閱讀、記錄、研究、發表、實行」。雖然感恩大家的成就，但是慚愧與懺悔自己諸多不足，不容易讓師生感受與實踐，這是今後敝人需要向陳菩薩學習之

處。

陳菩薩是台灣最大外文刊物代理商「台灣英文雜誌社」董事長，為人謙恭有禮。台英社代理讀者文摘等知名刊物300多種，也延伸到外國童書作品與幼兒教養圖書，推動親子共讀的家庭教育，對於社會教育與文化的貢獻良多。

陳菩薩在法鼓山之大學教育籌備會議上多

次表達「權能區分」的理念以及對「專業經理人」信任的重要性，令人感動，這或許也是今天的法鼓文理學院得到護法總會全力支持與信任的因緣之一。如今，陳菩薩圓滿寂滅，全校師生們飲水思源，衷心感恩您長期護持，我們若有少許成果，向您學習，迴向佛道。



### 校友分享

## 不僅僅是博士學位

◎李周淵



▲李周淵為本校首位博士畢業生。

我在2019年5月24日提交博士論文初審，同年12月29日通過口試。2020年2月18日，收到了學校寄來的博士畢業證書。在法鼓，總共待了四年半。

我的指導老師是校長惠敏法師。剛來法鼓的一天，吃完早飯，正好下雨，我和校長在佛教學系大樓卸貨平台旁，打算避一避再走。我向他請教，您平時那麼忙，有多少時間可以用來讀書呢？校長笑著說，生活就是一本大書，我每時每刻都在讀書。所以我很慶幸，在這邊不只是拿到了博士學位，還學到對生活、對學習都要有恭敬心。有了恭敬心，就不會急於求成，而是先打好基礎。對佛教研究而言，最好的基礎應該是語言能力。

在法鼓的頭兩年，每天都在一樓的研究室待到很遲。有一次從100圓廳往上走，碰到學長路過，我向他報告，說剛把今天做錯的梵文整理出來。巧的是，兩個小時後，又在同一個地方碰到他，我再報告，剛把明天要默寫的日文句子讀熟了。那時候讀完梵文讀日文，有了這兩年的基礎，之後不管做什麼方向的研究，都不會感到毫無頭緒了。基礎文獻讀得懂，再看一看前人從哪幾個角度展開研究，心裡就有底了。

除了重視語言，法鼓大量的藏書給我們提供了一個較高的起點。我寫過好幾篇感謝法鼓的文章，常常不由自主地，都要提到圖書館，這是我待最久的地方。有一天下午在麗英館還書，大廳的燈開得很亮，但是沒有讀者，我就和小黑、玫芳聊了起來。他們問，你每天都這樣忙忙碌碌的，到底寫的是什麼？我說，譯經史上有位重要譯者叫支謙，我研究的是他的翻譯特點。他們表示，雖然不是聽得很懂，但是希望我趕緊寫出來，趕緊給他們看。圖書館的員工就像我的家人一樣，我每天待在那邊寫論文，感覺非常自在。所以博士學位如果能切開來，勢必要分給他們一半。

我現在畢業了，待在家中，等著新冠肺炎疫情過後，才出門找工作。每天的主要內容都比較固定，讀書、寫作、運動……。在法鼓養成的習慣，能一直保持下去，就是比博士學位更大的收穫了。

### 北印達蘭薩拉藏醫院研修實習

## 雪山下的醫學

◎孫馨平

2020年1月，踏上了比台灣更冷的印度疆土——達蘭薩拉。

在佛學的五明當中，醫方明很少在台灣被學者討論，感謝梅靜軒老師在碩士班開了「藏醫文獻專題」一系列的課程。透過108年度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北印達蘭薩拉藏醫院研修實習」讓我們有機會前往印度，於1月14日至2月27日1個半月的期間在藏醫曆算院（Men-Tsee-Khang）的門診部門實習，實際了解當代藏醫的實踐情況。

印度藏醫院最初是由四個從西藏出來的人所組成，至今發展成幾大部門結合的機構，名為「門孜康」（Men Tsee Khang）。門孜康是藏語音譯，「門」是藥或者醫學的意思，「孜」代表曆算的意思，「康」為房屋的意思。說明其包含醫學與曆算兩大面向，其他部門包含行政、出版、學院、診所、藥廠、研究等；主要的部門位於達蘭薩拉（Dharamsala），在炯達拉（Chauntra）有一個出版部門、藥園、藥廠與門診，而有一些診所與商店在印度其他有藏人居住的省份。

我們的生活很規律，星期一到五在診所見習藏醫如何看病。中餐和晚餐有時自己煮有時在外面吃，輪到醫生周日上班時，我們也會去診所。藏醫們通常使用藏語或印度語跟病人交談，遇到外國人則用英語，有些藏醫也能用

中文溝通；而帶領我們的藏醫曾經到台灣學習中醫，所以他會用中文與我們解釋病人的情況以及他的判斷，使我們更容易了解行醫過程。放假時會在附近走走，或是去當地的市集買水果，既能欣賞雪山的風景、了解風俗民情，還能鍛鍊身體。

當時正好有一位台灣過去的推拿師傅在為藏醫院的學生上課，所以我們得以聽了幾堂課程，也認識一些藏醫院的學生。這些醫學生們需花費五年的時間，主要學習《醫學四續》的內容，再經一年的實習後，由藏醫院的行政部門分派至各個單位工作，通常由成績決定志願。有些學生是獨自一人到印度求學的，所以假期就是他們最好賺生活費的時候，他們會待在藏醫院的藥廠等缺乏人力的部門打工；而我們因為沒有受過培訓與醫學知識的學習，所以無法實際在相關部門實習。

在這次的實習中，我得到很多知識、生活、人際上的收穫，更了解印度土地的文化，也認識到藏族人民對佛教的虔誠——如同藏醫院是順著法王的教誨而運行，以及族群間的尊重包容，處處可見佛教的修道院與印度教的寺廟。雖然達蘭薩拉不是物質生活充裕的地方，卻是可以靜下心來思考佛法的地方。

► 本次計畫人員於藏醫院的合影留念。右起為藏醫院院長Mr. Tashi Tsering Phuri、計畫主持人梅靜軒老師，以及學生宗慧法師、孫馨平與郭淑華。





樂活合作社活動

◎初庭瑩

# 名人開講 樂活與藝術

本學期新創立的樂活合作社，於3月17日舉辦名人講座「樂活與藝術」，邀請複合媒材藝術家賢伉儷許瑋斌老師與曹世妹老師，與同學們進行一場精彩的對話。

許老師首先拋出問題：「何謂『藝術』？」啟發大眾思考。曹老師敘述自己初次進入園區，體驗禪悅境教的

感受：「我是土生土長的金山人，不過，今天是我第一次上法鼓山。剛剛同學帶我們在校園裡走了一小段路，這裡的環境讓我非常感動。我原先覺得，人為不可能比自然更好，我也依然記得小時候這座山的模樣，可是我發現：法鼓山並沒有糟蹋大自然。」

面對同學的提問：「如何提升鑑賞

美的能力？」許老師答道：「每一件事情，要去看它的背後，不光只是看表面。」他指著自己的臉龐說：「臉上的皺紋，不好嗎？皺紋，代表我活過了，它代表我所經歷的一切。」他進而提問：「梅花開的時候漂亮？還是枯的時候漂亮？我們要練習的，是讓自己用心去欣賞。」曹老師則是回應：「如何欣賞美？最重要的就是『心靜』，讓心安靜下來。這和禪修有共通性，心安靜下來才有敏感度，我們才能聽得見、看得見，感知到一些事情。」

許老師進而分享：「其實，藝術不是掛在牆上、放在檯面上，因為我們生活中沒有一件事跟藝術無關。我來到這裡以後，第一次看到建築物建得這麼好。地球本身沒有這麼多顏色，法鼓山都是採用灰色、綠色調，所以整體看起來很和諧。當我們到一個地方，用心去體會、感覺，感覺所看到的、感覺所聽到的，這就是藝術的開始，其實我們就生活在藝術裡面。」

座談會中，許瑋斌老師與曹世妹老師屢屢展現出熱情的一面，邀請同

學們前去家裡作客。「到我們家裡，不需要太多理論的東西，你們馬上就會對氣氛有感覺。我們所有家具，都是自己手工做的。」他們更是透過許多貼近日常的例子，真誠地以自身的生命歷程，與同學們分享如何欣賞生活中的藝術。最後，同學們滿懷不捨與期待，向兩位老師約好往後前去作客，體會老師所描述的藝術境教。



▲ 葉玲玲老師為本校社會企業與創新碩士學位學程主任。

## 不一樣的大學

◎葉玲玲

聖嚴師父說法鼓大學是一所不一樣的大學，對於2019年8月1日才到任的我，這樣的感覺再鮮明不過了。8月的共識營全校教職員展現願力要努力辦學是第一次感動。

開學初碩士新生「主任有約」，與學生討論規劃未來研讀碩士的方向，讓學生不至於太過徬徨。學生們大多表現高度願心，希望經過碩士研習可讓自己成為具社會影響力的人或可以有能量持續利他志業。這是第二次感動。

人文社會學群教師為創造更好的跨領域學習機會，多次討論如何整併、調整課程。參與其中，感受到教師的熱誠及認真。這是第三次感動。我們將社會企業與創新、社區改造及環境與發展三碩士學位學程的課程整併三個課程模組。三碩士學程的學生除核心課程外，各學程只有一門必修專業課程，學生可以依過去的學習經歷及其個別興趣，跨課程模組選課。

漫步在校園中，忙碌的心自然安定下來，感動師父建造法鼓大學環境處處細心的思量。學生也是如此跟我分享他們的感受。課堂上，學生期待著法師共同討論及法師觀點的分享，我也有如此的感受，沒想到教學多年有機會體會到學習新觀點的歡喜。

法鼓文理學院真的是一所不一樣的大學，它的好值得自己親自體會，以及跟好朋友分享。



▲ 複合媒材藝術家賢伉儷許瑋斌老師（左五）、曹世妹老師（左四）與同學們合影。

### 2020年「行住坐臥，Dila日常之美」攝影、徵文、影片大賞

#### 徵文首獎 叩問幸福

◎詹惠涵

「你認識『幸福』嗎？」  
「幸福？」  
「對呀，就是我們在法鼓山可以找到的『幸福』。它可不是軟綿綿像蛋糕一樣甜甜的喔！『幸福』，是有張力的。」

幸福的瞬間，輕輕巧巧地到來，與我們不期而遇：當我們用一再的心碎，鍛煉著菩提願心；當我們用誤解的苦惱，培養著覺照安住的智慧；當我們用寬容諒解的懷抱，同眾生的苦隱隱作痛；當汗珠承擔著咬牙的責任；當眼淚奪步，奔向心的自由。幸福，是「夢者是誰？」的參究中，問候著面對的來往。

「你體會過『幸福』嗎？」  
「幸福？」  
「對呀，就是我們在淨土中可以感受到的『幸福』。它可不只是位笑呵呵的胖小娃喔！『幸福』，是有皺紋的。」

幸福的當下，一直在那裡，待我們深深默究與它相契：幸福，是生滲透著死，白天滲透著黑夜；是我的思考，在你口中流露；是你的心情，在我眼中歡笑；是陽光灑落在我們的邁步，露水在葉尖化作你我憑藉的空氣。幸福，是「只有因緣，沒有對立」的消泯中，忽見空中的朝陽。

「你觸摸得到『幸福』嗎？」  
「幸福？」  
「對呀，就是在DILA，我們徜徉其中的『幸福』。它可不只是遠在天邊的彩虹喔！『幸福』，是踏實如鐘鳴、篤定如鼓聲的。」

幸福的每一刻，捉摸不定，卻能在春夏秋冬的呼吸中落實：一呼和一吸，讓我們靜靜打坐，也讓我們深思眉鎖；一呼和一吸，讓我們在討論中，心知交會；在靜思中，靈光乍現；一呼和一吸，讓我們在汗水中，享受運球的淋漓；在奔跑中，感受心跳的脈動；幸福，是在一花一草中，感受到的愉悅；是一來一去中，究竟的平靜。是我們的一呼一吸、一舉一動中，都有蝴蝶在飛舞。

我們在行住坐臥中，觀察著幸福，覺照著幸福，鍛造著幸福，成為那幸福，成為那日常。

#### 攝影首獎 霧雨晨曦

◎徐浩雲



#### 影片首獎 DILA\_日常之美

◎徐浩雲

影片首獎及其餘獲獎作品歡迎至大願·校史館官網欣賞：[http://greatvow.dila.edu.tw/?page\\_id=2346](http://greatvow.dila.edu.tw/?page_id=2346)





4 The Milinda Program: TRAINING 21<sup>st</sup> CENTURY TEACHERS

# Milinda Teacher Training in Dharma Drum

©Dominique Side

When the Bhutanese lama Dzongsar Khyentse Rinpoche was in Vancouver, Canada in 2015, he set out a plan to create an innovative programme of study to train Dharma teachers in the West. He was concerned that anyone who teaches the Dharma should have thorough knowledge and understanding of the Buddhist teachings, especially those of Hinayana and Mahayana Buddhism, so that what they teach is authentic. He called it the Milinda Programme after *The Questions of King Milinda*, a text in the Pali Canon that is the first written record of a dialogue between East and West: between the Buddhist monk Nagasena and the Bactrian philosopher-king Menander (Milinda). The point of the programme is to bridge East and West and help Dharma become properly established in these new countries.

His year, the programme has been hosted by DILA thanks to the exceptional support of President Huimin and of Kris Yao, a director of the Khyentse Foundation, our main sponsor. Milinda involves Dharma teachers in the Tibetan tradition from around the world – Europe, Russia, Brazil, USA and Australia.



We gathered here for intensive study of the *Abhisamayalankara*, a 5<sup>th</sup> century text by Maitreya, and its commentary by the Indian scholar Haribhadra. These texts explain the Mahayana path embedded in the Prajnaparamita Sutras which are so important for Chan Buddhism, too. Our teachers were Khenpo Choying Dorje, former head of the Study College of Dzongsar Institute in northern India, and Khenpo Pasang, another leading teacher from the same Institute. Our third teacher is Karl Brunnholzl, a German scholar

who has translated a large number of commentaries on Maitreya's text into English. He is teaching us on skype from Europe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travel restrictions.

The experience of being able to live and study here in Dharma Drum has been amazing in so many ways. Lama Sherab, a teacher from Brazil, said how perfect this place is, and so deeply conducive to Dharma study. "One can feel the place is blessed", she said, "and how the daily monastic practice supports an environment that is conducive

to study." All Milinda students commented on the cleanliness of the entire campus and could not fail to notice the attention to detail on every level, exemplifying how mindfulness and compassion in action contribute to the atmosphere of peace and harmony. This care for detail ranges from the exquisite walking paths and landscaping, to rubbish collection and laundry, to the mind-extending architecture and to mini-cheesecakes for the coffee breaks. For foreigners from countries with no Buddhist culture, it was revealing to see how

Buddhism can manifest like this in everyday lif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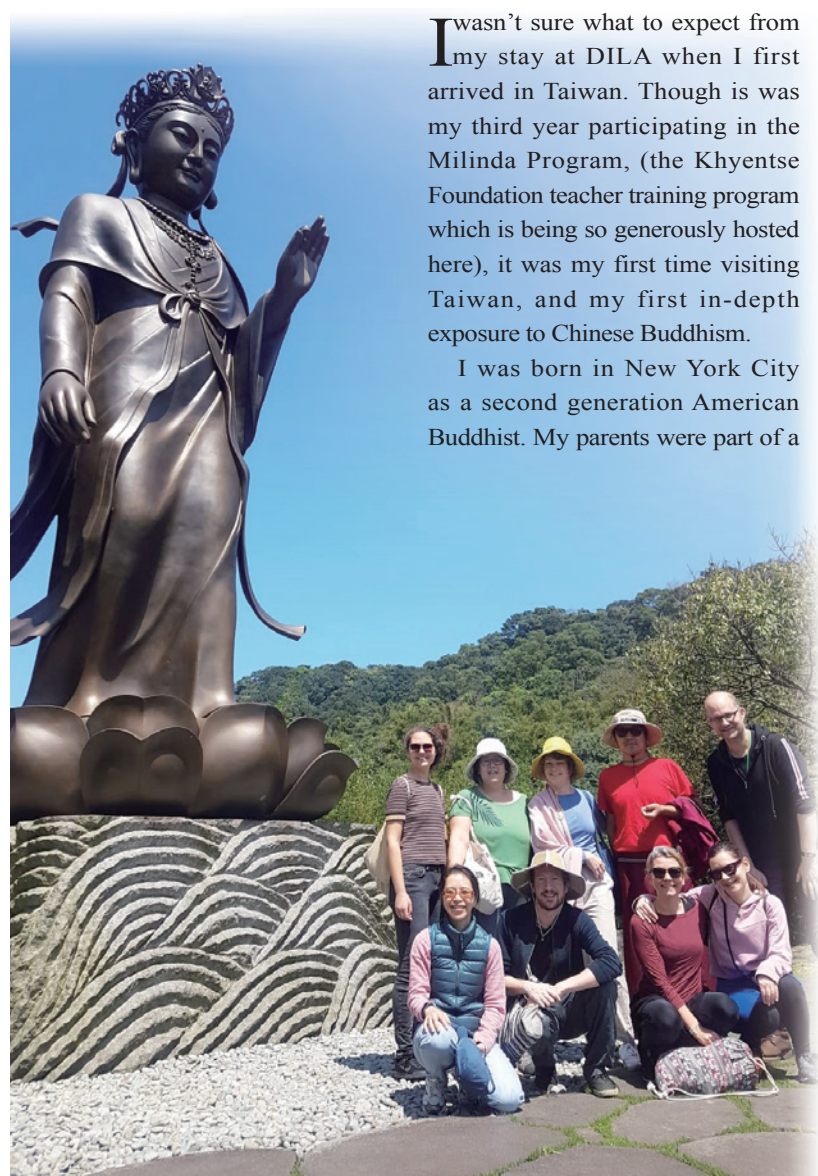
A number of Milinda students confessed that the daily discipline here was sometimes a challenge. Strict meal times, cleaning protocols and so on are hard for those who are not familiar with a framework of communal discipline. Nevertheless, everyone put their best effort into following the rules not least because the point of being here was to experience a Chan Buddhist environment from the inside. One aspect of Dzongsar Khyentse's vision for Milinda is to hold the programme in different places to broaden th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and expose students to different traditions and Buddhist cultures. This was the purpose of holding Milinda here this year.

Sadly, our programme has taken place at a time of great turmoil in the world around us and naturally everyone was concerned about friends and family faced with the coronavirus epidemic in their home countries. Who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Dharma Drum would become such an incredible refuge from the suffering of the world in this sense. On so many levels our stay in Dharma Drum has been quite unforgettable. We are so grateful to everyone here for your outer care and for your inner joy.



## A Fortunate Encounter with DILA

©Harry Einhorn



I wasn't sure what to expect from my stay at DILA when I first arrived in Taiwan. Though it was my third year participating in the Milinda Program, (the Khyentse Foundation teacher training program which is being so generously hosted here), it was my first time visiting Taiwan, and my first in-depth exposure to Chinese Buddhism.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as a second generation American Buddhist. My parents were part of a

wave of young people who became early converts to Buddhism in the 1970s. Their teacher was a Tibetan lama who was highly inspired by Buddhism from East Asia, and brought that influence into the way he trained his students. In our community, this manifested in long sessions of sitting meditation, an appreciation of tea, careful study of the I Ching (易经) and Feng Su (風水), calligraphy practice, and more, which were presented alongside with the more traditional practices of Tibetan Buddhism. All of this was taught in order to explore how the teachings of the Buddha Dharma could be brought into daily life, in a humanistic way. Despite all of these influences from childhood, my exposure to Chinese Buddhism was limited, so I was very excited to come here and experience it myself.

When I first arrived at DILA, the first thing I noticed was the scale: I was amazed at the sheer size of the campus and buildings. I had never before visited a Buddhist institution operating on such a grand level. But it was not just the size that was impressive. Though the buildings here are monumental, one can immediately sense the great care that has been taken to balance

the architecture with the beauty and dignity of the natural world that surrounds it. The campus here exists in an interdependent and respectful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Our walks from our dormitory to class, from class to meals, and from meals to home become an opportunity to appreciate and contemplate the beauty of the environment. This is extended to the way the trees, gardens, and walking paths are all lovingly tended to, creating an atmosphere of tranquility and refinement.

This kindness and care does not just stop at our natural surroundings— it extends to the people at DILA as well. Though our class schedule is very intense, we have still had to opportunity to experience the warmth and kindness of the students and staff here, whether it's smile and bow when we cross each other on a walking path, sharing food and laughter in the coffee shop, or from the general atmosphere of mindfulness, cheerfulness, and care that the students, staff, and teachers show each other. All of this together creates an atmosphere where the study of Buddhism and secular topics flourish. Although most of

us don't speak Chinese, it is truly inspiring to be among so many thoughtful and dedicated people. We don't always understand the words, but the creativity, joy, and dedication of being here can be easily felt, despite the language barrier. And of course, I have to mention the food! Though I come from one of the food capitals of the world, this is the first time I've been exposed to such delicious vegetarian cuisine, and with so much variety.

This is a difficult period for the entire world, and no words could truly express the depth of gratitude we feel for our stay here. While many others around the world have had their lives interrupted, due to these auspicious connections and the amazing hard work and sacrifices from the administrative team, faculty and students here, we have miraculously been able to continue our program in the midst of great uncertainty. It is our aspiration to take the kindness and care that we have been shown here and continue to spread it to our home countries, in order to share vision, spirit, and practice embodied by DILA and humanistic Buddhism that we have been shown. Thank you from the bottom of our hearts!